

# 濟慈詩選

查良鑑譯



# 济慈詩選

查良鑑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原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審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8號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

\*

書名 732 字數 109,000 開本 850×1168mm<sup>1/32</sup> 印張 5  $\frac{3}{16}$  頁

1958年4月北京第1版 195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3000 冊

定價(7) 0.65 元



## 譯者序

約翰·濟慈 (John Keats, 1795—1821) 是英國十九世紀浪漫主義運動的杰出詩人，和拜倫、雪萊並稱于世。他出生在倫敦，父親是一個馬廄主人；詩人的家庭和出身在當時社會看來是相當卑微的，他的一生也無時不在貧困中。在濟慈還不到十五歲的時候，父母已先後去世，他和兩弟一妹在亲属和監護人的看管下成長起來。

濟慈很早便喜好文學，但是沒有機會求學深造；在他不及十六歲時，便離開學校，給艾得芒頓的一個醫生作學徒。以後他又在倫敦一家醫院中學習兩年，1816年獲得了助理醫師的資格。但濟慈熱愛文學，終於放棄行醫而選擇了寫作和貧困的生活道路。

早在學校時期，他就從友人查理士·考登·克拉克那裡借閱了很多文學書籍。最使他傾心的，是英國十七世紀詩人斯賓塞的“仙后”和賈浦曼譯的荷馬史詩。莎士比亞和伊利莎白時代的詩人也是被他讀了又讀的。他仿照斯賓塞的風格寫出早期的一些作品。由於和當時的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的往還，他結識了作家李·漢特，又通過他認識了雪萊及其他作家。漢特

很看重济慈的詩才，在他所主編的自由主义刊物“探究者”上面，在1816年5月，首次发表了济慈的詩作——十四行詩“呵，孤独”。1817年，由于雪萊的帮助，他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其中包括他自1813年以来四年中所写的詩。但这本詩集的出版在文坛上受到异常的冷落。

1818年，他的长詩“安狄米恩”問世。由于他和汉特的亲密关系，由于他平日进步的政治見解，还更由于这首长詩的自由思想和反古典主义傾向，他受到了反动杂志和評論家的恶毒的攻击。<sup>\*</sup>

最初，济慈和汉特有共同的政治傾向和文学嗜好，他們都喜爱斯宾塞、文艺复兴时期的詩和古代神話。在“睡与詩”中，济慈所宣告的反古典主义的詩的信条也反映了汉特的批評見解。但济慈早年詩歌創作上的弱点，却正是受了汉特詩作的不良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自1818年以后才逐渐克服。在政治見解方面，他和汉特的接近也沒有多久。他起初把汉特看作是反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战士，可是自由主义以及資产阶级社会进步学說的伪善的本质，很快就使他对原有的政見幻灭了。

1818—19年是詩人生活最痛苦、同时創作力也是最旺盛和趋于成熟的时期。一方面，反动杂志在对他口誅笔伐；另一方面，他的弟弟托姆的肺病已成了不治之症，他自己得带着肺病来服侍他，終至看他在1818年12月死去了。这以后不过数星期，他热恋上一个少女，范妮·勃朗。这是无望的爱情，因为他既沒

\* 有一个論者这样謾罵道：“作一个挨餓的藥剂师比作一个挨餓的詩人要强得多，明智得多。所以，約翰先生，还是回到你的药店去吧，回到膏药、药丸和油膏匣旁边去吧……。”

有經濟能力和她結婚，而且他的健康，他也已預見到，是不会使他活多久的。就在這種情況下，他努力于寫作，除試寫戲劇（“奧托大帝”）外，還寫有長詩“伊莎貝拉”、“海拔里安”、“聖亞尼節的前夕”和“拉米亞”等。他最著稱的頌詩如“希臘古甕頌”、“夜鶯頌”、“秋頌”，民歌體詩如“無情的妖女”以及很多優美的十四行詩都是在這期間寫成的。

1820年，濟慈的肺病趨于惡化，使他不得不停筆。9月，他接受友人的勸告去到意大利養病。但到意大利不久，即在1821年2月去世了，死時才二十五歲。在他的墓碑上，友人按照他的遺言銘刻了如下一句話：“這裡安息了一個把名字寫在水上的  
人。”雪萊曾寫有“阿童尼”一首長詩哀悼詩人的死亡。 . .

總起來看，濟慈的創作生涯不過短短五年，而且是青年時代的五年，雖然這五年已經給英國和世界文學的寶庫留下了珍貴的遺產。可惜的是，詩人終竟宏才未展而就夭折了。他自題的墓銘已經表示他感覺到了這一點。他的早死，自然是和他所生活於其中的社會制度、和反動派對他的直接和間接的打擊分不開的。拜倫早已有見於此，他在“唐璜”的第十一章中寫道：

濟慈被一篇批評殺死了，  
正當他可望寫出偉大的作品；  
儘管晦澀，他曾經力圖談到  
希臘的神祇，使他們在如今  
呈現他們該呈現的面貌，  
可伶的人，多乖戾的命运！  
他那心灵，那火焰的顆粒，

竟証一篇文章把自己吹熄。

拜倫和雪萊对济慈的同情和爱惜，絕不是偶然的。我們知道，在十九世紀后半叶的英国，济慈的詩的影响凌駕一切十九世紀詩人之上，形成了当时詩歌的主要的流派。但他絕非如資產階級批評家把他說成的那样——一个純艺术形式的大师，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典范和享乐主义頹廢派的先导。这种說法，无异抹煞了济慈作品中深摯的社会热情，无视詩人——特别是在他的长詩如“伊莎貝拉”和“海波里安”中——对于自私自利的、窒息人的心灵的貴族資产阶级社会的抗議。实际上，济慈所以重視艺术，視之如沙漠中的綠洲，正是由于他对社会生活不满而引起的：他想以艺术去和丑恶的資本主义社会的現實形成对立。他早期作品中所呈現的美学傾向，就是在这种心情的土壤上形成的。但是济慈并沒有在这阶段上停留不前；他逐渐轉化；在长詩“海波里安”里，已經可以看到一个严肃的社会主題在发展着，但这首詩沒有完成，詩人就去世了。

在早期作品中，有明显地表現社会題材的詩如“詠和平”、“写于李·汉特先生出监之日”、“給海登”、“憤于世人的迷信而作”、“致克苏斯珂”等。这些詩流露了詩人的进步的社会意識以及他对現實的深刻的不满。

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企图以自然、艺术和感官的享受构成一幅快乐的生活图画，而将这想象的感官世界置于現實世界之上。他彷彿說，現實世界是悲惨的、丑陋的，这是它不值得注視的一面；可是还有美和美感在，讓我們去追求这种快乐吧，因为这是更高的真实。因此，在“希腊古甕頌”里，他写下“美即是真，真即

是美”这句话来。但这并不是他的思想全貌。他是有矛盾的。早在 1816 年写“睡与诗”时，他已认识到，如果不理解社会的疾苦，就无法达到诗的最高的境界。所以他說：

我必须舍棄它们去寻找  
更崇高的生活，从而看到  
人心的痛苦和冲突；

可惜的是，诗人短促的生命使他来不及实现他的这个描写“人心的痛苦和冲突”的心愿。

苏联科学院 1953 年出版的“英国文学史”把济慈在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作了很好的描述，它說：

人文主义，对自然和对人所持的自发唯物主义的、享乐的态度，激进的社会观点，对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恶本质的抗议——这一切使济慈和湖畔派诗人们\*迥乎不同，却使他和革命浪漫主义者颇为接近。但另一方面，雪莱和拜伦积极反对他们周围的不合理的世界，并把诗看作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济慈则不是这样，他倾心于美，特别是在早期的诗作里崇拜“永恒的美”。（见该书第一卷第二册 130 页）

济慈不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者（虽然，他也许是朝这个方向接近），他没有在诗中提出改造现实生活的课题，他的作品也不象拜伦及雪莱那样尖刻而多方面地反映现实；但另一方面，他也和湖畔诗人们不同，即使只就“描写美”这一点而言；因为他所追求

\* 指华兹华斯(Wordsworth)、柯勒律治(Coleridge)和苏塞(Southey)。

的美和美感，不在于神秘主义的、缥缈的境界（如柯勒律治），不在过去或另一个世界里，而就在现实现象中。他不象华滋华斯似地引人向往于过去的封建社会。他从热爱现在、热爱生活出发，他所歌颂的美感是具体的、真实的，因此有其相当健康的一面。他善于从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掌握并突现其优美的一面，而他认为，正因为这“优美”的好景不常，它就更为优美，更值得人以感官去尽情享受——济慈的诗在探索这样一种生活感受上达到了艺术的高峰。

济慈对自然及生命的原始唯物主义的看法，在他早期一篇杰出的诗作“蝈蝈和蟋蟀”里很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在这首小诗里，他真实地传达出夏日郊野和冬季室内的两种景色，写出了他对生命运行不息和自然间永恒的美的感受，通篇充满了明朗的乐观情调。“秋颂”是这种感觉和情调的继续发展和成熟。

艺术的欣赏是济慈所常常歌颂的另一种生活感受。我们说它是生活感受，因为济慈的心灵对艺术如此饥渴，它对他的生命已经是如阳光和空气一样地必需。如果说，早期的“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还只是表现了对艺术的单纯的陶醉，和现实生活联系不多；那么，在后期的“希腊古瓮颂”中，这种感受已不单纯是艺术陶醉，而且渗透着现实感。同样，在“夜莺颂”中，诗人一面歌颂夜莺所生活着的世界，一面不断想到人间；这使他既喜悦于“永恒的美”，又感到现实的痛苦的重压；这两种情绪的冲突贯穿了全诗。这说明诗人的创作已经达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接壤的地方了。

他的叙事诗杰作“圣亚尼节的前夕”是另一个例子。在这里，象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年轻而美丽的爱情故事，在充满敌视

的背景中进行。詩人使我們看到，一方面，年輕的恋人如何热烈地追求光明与溫暖，另一方面，又不時地指出那个粗暴、冷酷、酗酒的世界的存在，它随时都可以把这美丽的爱情象肥皂泡一样地戳破。“美”和“現實”是太接近了，使人不得不感到颤慄和恐惧。这篇詩对于色彩的描写，对于冷的气候、月光、臥房陈設和恋人所经历的各种美妙情景的描写都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引起了各时代的讀者的贊叹。还有，成为本詩另一特点的是，它的結尾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快乐的收場。詩人告訴我們，在远古，有一对年轻的恋人終于逃进了严冬的风雪之中，如此而已。这故事本身就象是对“美”的一只贊歌，悠悠然盘旋在半空，令人神往不已。

无论济慈的哪一篇詩，都是充满了热爱生活的乐观情调的，这种健康的調子使我們不由得想到普希金的詩。例如，在“罗宾汉”这首詩中，詩人一直在惋惜“快乐而古老的英国”的消逝，我們会以为它将以哀歌告終的吧？——然而不，它最后一轉，乐观地唱道：

尽管他們的日子不再，  
    讓我們唱只歌儿开怀。

明朗，坚韌，而又极其真誠，——这是多么可喜的艺术天性！“忧郁頌”也是同样地把“忧郁”化成了振奋心灵的歌唱。詩人指出，生活即使是忧郁的，在忧郁中也可以見到美，因此也有喜悦。这里既揭示出他作为詩人的弱点，說明他何以避免和現實作斗争，同时也显示了他是多么热爱生活，在逆境中还能保持着乐观勇毅的精神。

后期的济慈不但接近现实主义，也更接近了人民。他注意

到民歌的写作(“无情的妖女”,“狄万的姑娘”),采用了人民傳說中的英雄罗宾汉为主题,并且歌頌了苏格兰人民詩人彭斯。他更多地看到人民的日常生活(如“秋頌”中所表現的),他的語言也由最初典雅而模糊的詞藻趋于單純的、富于表現力的口語。

在今天,济慈在苏联讀者中的声誉是很高的。我想,这也并非偶然。因为济慈所展示給我們的尽管是一个小天地,其中却没有拜倫的悲觀和絕望,也没有雪萊的烏托邦气氛——它是一个半幻想、半坚实、而又充满人間温暖与生活美感的世界。这样的作品在教育社会主义新人的明朗的性格方面,当然还是有所帮助的。

我所根据的原文,是 E. D. 西林考特編訂的“約翰·济慈詩集”(E. De Selincourt: The Poems of John Keats, 倫敦 1905 年版)。济慈的詩在形式上、在語言上都可以說是英文詩中的高峰,譯时力图在形式上追随原作,十四行詩和頌詩等都照原来的格式押韵(只有几处例外),在十四行上面,我更力求每行字数近似,使其看来整齐、精炼。这样作是否有益,只有請讀者判断和指教了。

查良鏗 1957 年 10 月。

## 目 次

譯者序.....	1
獻詩.....	1
給我的弟弟喬治.....	2
給——.....	3
寫于李·漢特先生出監之日.....	4
“有多少詩人”.....	6
給贈我以玫瑰的友人.....	7
給 G. A. W. .....	8
“哦 独孤”.....	9
給我的兄弟們.....	10
“陣陣寒風”.....	11
“对于一个久居城市的人”.....	12
初讀賈浦曼譯荷馬有感.....	13
清晨別友人有感.....	15
給海登.....	16
給海登(第二首) .....	17

魍魎和蟋蟀	1
致克苏斯珂	1
“快乐的英国”	2
致查特頓	2
給拜倫	2
詠和平	2
“女人!当我看到你”	24
憤于世人的迷信而作	25
“呵，在夏日的黃昏”	26
“漫长的冬季”	26
写在乔叟“花与叶的故事”的末頁空白上	28
初見愛爾金壁石有感	29
詠海	30
題李·漢特的詩“理敏尼的故事”	31
再讀“李耳王”之前有感	32
“每当我害怕”	33
致尼羅河	34
致斯宾塞	35
給——	36
“但愿一星期能变成一世紀”	37
人的时令	38
致荷馬	39
訪彭斯基	40
詠阿丽沙巉岩	41
写于彭斯誕生的村屋	42

詠睡眠	43
詠声名	44
詠声名(第二首)	45
“假如莫詩”	46
“白天逝去了”	47
“我求你的仁慈”	48
“燦爛的星”	49
睡与詩	50
夜鶯頌	70
希腊古甕頌	75
幻想	78
頌詩	83
詠“美人魚”酒店	86
罗宾汉	88
秋頌	92
忧郁頌	94
阿波罗礼贊	96
画眉鳥的話	98
仙灵之歌	99
雛菊之歌	101
狄万的姑娘	102
“在寒夜的十二月里”	103
无情的妖女	105
伊莎貝拉	108
圣亚尼节的前夕	135

## 獻　　詩\*

——給李·漢特先生

神奇和瑰丽都已消失、不見；  
因为呵，當我們在清晨游蕩，  
我們不再看見一縷爐香  
裊入东方，迎接微笑的白天；  
不再有快乐的一群少女  
妙曼地歌唱，手提着花籃，  
把谷穗、玫瑰、石竹、紫罗兰，  
携去裝飾五月的花神祭。  
不过，倒还有詩歌这种乐趣  
遺留下来，点綴平凡的岁月；  
我欣幸：在这时代，在林蔭里  
固然沒有了牧神，我尙能感覺  
葱蘢的恬美，因为我还能以  
这束貧乏的献礼，給你喜悅。

1817年3月

\* 这首献诗是印在济慈第一本诗集的首頁上面的。

李·汉特(Leigh Hunt, 1784—1859)，英国作家及诗人，“探索者”杂志的主编。他初次发表了济慈的诗，并予以评论。济慈通过他而认识雪莱。他也是拜伦的友人。

## 給我的弟弟乔治

今天我看見的奇迹很多：  
初升的旭日吻干了清晨  
眼中的泪，天宇中的詩人  
凭倚着黃昏輕柔的金色；  
我看見碧藍而廣闊的海，  
它那巉岩，洞穴，海船，憧憬  
和忧惧，还有神秘的海声  
令人悠悠想到过去和未来！  
亲爱的乔治呵，就在此时，  
月神象在她新婚的夜晚，  
羞怯地从絲帷向外窺伺，  
她的欢情还只流露一半。  
唉，但天空和海洋的奇迹  
算了什么，若不是联想到你？

1816年8—9月

## 給——

假如我面貌英俊，我的輕叹  
就会迅速蕩过那玲瓏玉壳——  
你的耳朵，把你的心找到；  
热情尽够鼓舞我前去冒险：  
但可惜我不是无敌的骑士，  
沒有盔甲閃閃的在我前胸，  
我也不是山中快乐的牧童，  
能訛嘴唇对牧女的眼睛放肆。  
然而我仍得爱你，說你甜蜜，  
因为你甜过希布拉\*的玫瑰  
当它浸潤在醉人的露水里。  
唉！但我只合品尝那露滴，  
等月亮露出臉，蒼白而憔悴，  
我将要凭咒語把露水采集。

1816年

\* 希布拉(Hybla)，愛特納山腰上的城鎮，有野生芳草，味极甘美。